

記王念孫、王引之父子手稿(上)

李宗焜 (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)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有《高郵王氏父子手稿》（以下簡稱《手稿》）一函，原裝八冊又三十九葉，後重裱裝成17冊，每冊為一至若干篇，頁數不等。

這批手稿原題《王念孫手稿》，張政烺在此書名下題記說：「此名未安，當題《高郵王氏父子手稿》，因內有王伯申手稿，且甚多也。」此後即以此為名。

本所登錄片上記載，這批手稿係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「羅莘田（常培）交來」。但羅先生於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廿一日給傅孟真先生的信中①，提到這批手稿時已稱「本所所藏」，可見購藏日期更應早於此時。

學術上稱「王氏父子」，即指王念孫、王引之父子。王念孫字懷祖，號石臞，江蘇高郵人。乾隆九年生，道光十二年卒（1744-1832）②，享年89歲。歷官永定河道，贈光祿大夫，故後人每稱「光祿觀察公」，「觀察」是清人對道員的尊稱。長子王引之字伯申，乾隆三十一年生，道光十四年卒（1766-1834），享年69歲，諡文簡。《手稿》中偶有「同按」的夾簽，則是王引之的四子王壽同的批註；函中有〈觀其自養齋燼餘



王念孫畫像

王引之畫像

錄〉即王壽同所撰。王壽同字子蘭，生於嘉慶九年，咸豐二年十二月殉國（1804-1852），得年49歲。《手稿》中書眉或有「已錄，恩炳記」的題記，恩炳為壽同第三子。因此，《手稿》雖然主要是王念孫、王引之的手稿，但校讀、抄錄等，實際上包含了王家幾代人的心血。

王念孫卒於道光十二年，二年後王引之亦棄世。王氏父子未刊行的遺稿主要即由

①見本所檔案《元》122-37號。

②《清史稿》謂王念孫道光五年卒，誤。

王壽同整理。〈子蘭府君行狀〉記述王壽同整理先人遺稿的情形說：

府君天性好學，公餘之暇，手不釋卷，雖寒暑無間。侍曾王父時質疑辨難，精益求精，至重闈棄養，手澤所存片言隻字，必繹而通之，計數百條。曾王父有《廣雅疏證補遺》一冊，未訂之作也。府君謹集成之。《釋大》一書，府君力求其解而爲說以示後學。又手輯三世遺文，梓將成而黃郡失守，版燬於兵。

咸豐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太平軍攻陷武昌，王壽同時以「湖北分巡漢黃德道」守武昌，城陷殉國。所收王安國（王念孫父）、王念孫、王引之三世遺文，遂「梓將成而版燬於兵」，故而王氏父子著述，除及身刊行的以外，單篇零稿多未梓行，其後文稿亦漸散出。

羅振玉曾訪求王氏遺文，知未刻稿甚多。後經介紹終於「於藏文簡父子手稿之江君購得叢稿一箱」，「因將石臞先生及文簡遺文編錄共得八卷。其石臞先生遺著可整理繕寫者得三種，後編錄其家狀誌傳成書六卷，因匯印成《王氏遺書》。」這就是羅振玉編印的《高郵王氏遺書》^③（以下簡稱《遺書》）。但「其他未寫定之遺稿，以韻書爲多，異日當陸續刊布。」^④可見羅氏所得王氏遺稿，並未完全刊入《遺書》。這批手稿，後歸北京大學收藏。北京大學曾有「印行王念孫手稿計畫」，其「全書細目」主要即以聲韻之學爲主^⑤，當即羅氏所收而未印行者。

散出的王氏父子手稿，除了北平江氏所藏之外，據劉盼遂在《王石臞文集補編》、《王伯申文集補編》^⑥（以下統簡稱《補編》）按語所言，他所見到的稿本，還見藏於鹽城孫氏、新會陳氏、杞縣侯氏、北平莊氏、蕭山朱氏、東莞倫氏、江陰繆氏、海城于思泊等處。此外劉氏尚言傅斯年先生亦曾藏有王念孫手稿，他說：

去歲（民國二十四年）傅氏斯年收得王懷祖呂氏春秋雜志稿本，以較讀書雜志，則凡引之說者，皆爲念孫案也。^⑦

又說：

校讀呂氏春秋稿本，條數較今多數倍，藏聊城傅氏許駿齋，全收入所著《呂氏春秋集解》。^⑧

據王汎森先生說，傅先生遺物中並未見此稿，傅先生亦未有關於呂氏春秋之著作，然則劉氏所言或別有所本。

劉盼遂的《補編》，收集了各家所藏的王氏父子手稿，足補羅氏《遺書》之缺。但劉氏茲編並未見到本所藏的手稿。以管見所及，本所藏稿有些尚未見梓行，即劉

③ 民國十四年上虞羅氏排印本。

④ 羅氏之言並見《高郵王氏遺書》目錄後記。

⑤ 同註①。

⑥ 民國二十五年北平來薰閣印行《段王學五種》之二。

⑦ 〈高郵王氏父子著述考·經義述聞〉，《高郵王氏父子年譜》附錄，頁40。

⑧ 同上，頁43。

氏《補編》，偶有與本所藏稿同篇者，亦非據此稿本刊行。如：

王念孫〈經傳考證序〉。劉氏《補編》雖收有此文，但敘其所據為「遊道堂刊本經傳考證前」，可見是從書前序言錄出，非據《手稿》。

王引之〈試帖詩〉（本所藏稿函中有程霖寫的「總目」，題此為〈分韻詩〉）。劉氏《補編》亦有〈試帖詩〉^⑨，但其篇數與次序，俱與本所藏本不同。

舉此二端，已可見劉氏未見本所的藏稿，且本所藏稿中頗有未曾發表者，更可證劉氏未曾見此，否則沒有理由不採入《補編》的。

本所藏稿的裝本，有些篇題是原來就有的。如〈問詰堂文鈔〉，篇題下署「伯申氏自錄」，即為作者親自名篇。又如〈光祿觀察公手書勾股各條〉，題名旁另有「須急錄底」一行，味其字跡，或為恩炳所記；惟本冊中，除了王念孫手書「勾股」各條下，尚有論文帝刑罰、銘文題跋，還有〈文選〉一篇，內容已非「勾股」所能範圍，題名並不恰當，但不知是出於原來篇題只取其肇大者，或是後來裝訂時之漫合。還有很多原無篇題，乃後人所加，各篇封面上之字跡與函中「總目」之字跡，係出一人之手，《手稿》登錄片註「有總目壹葉，程霖君遺筆也」，然則部份原文之篇題或程氏所加。

今依程目略說之：

1· 王念孫論韻十八條 兩頁，手稿，並有夾籤。

2· 王念孫與李鷗齋方伯論古韻書 一頁，手稿。程目題「王念孫致△△札一通」，封面題無「札」字。按本所另藏有《高郵王氏父子論音韻文稿》（清稿本，以下簡稱《文稿》）一帙，其中〈古韻廿一部〉前言即此函之清稿本，〈古韻廿一部〉開頭說：「家大人與李方伯書曰：『修書甫竟，復接季冬手札，欣聞先生福履茂暢，諸協頌忱』」云云（《手稿》無此一段），後羅振玉《遺書》收此文，題為「與李鷗齋方伯論古韻書」，全據清稿本而刪略「家大人與李方伯書曰」一語。清稿本與手稿本文字小有出入。李賡芸字鷗齋，江蘇高郵人，乾隆十九年生，嘉慶二十二年卒（1754-1817）。

3· 王念孫致江晉三、丁若士札各一通 計八頁。

致江晉三札，函末題「答江晉三書」，則當以此為名較妥。本所藏《文稿》亦有此函清稿本。此函寫於道光三年，時王念孫80歲。江有誥，字晉三，歙縣人。

〈致丁若士札〉，《文稿》題「與丁大令若士書」。丁履恒字若士，江蘇武進人。乾隆三十五年生，道光十二年卒（1770-1832）。本所藏有丁氏所著《韻聲部分篇》稿本，上有王念孫簽語夾籤。〈與丁大令若士書〉有「謹附簽三十五條」之語，《文稿》「謹錄最要者二十八條」，劉盼遂《補篇》所收此文，簽條次第與《文稿》有異。手稿

^⑨ 見《王伯申文集補編》下，頁12。

本則只錄五條，唯丁氏書中可見全文。又《補編》劉盼遂按：「先生爲丁氏評定形聲類篇之書，共簽三數十事，其清稿藏鹽城孫氏，與丁氏刻入分卷中者大異。」

4· 王念孫：段氏說文簽記

民國二十四年遼陽吳氏影印爲稷香館叢書第二冊。

5· 經傳攷證序 一頁 清稿

祠宇祭田記 一頁 手稿

二文合訂一冊。〈祠宇祭田記〉乾隆二十九年作，時王念孫21歲。《遺書》收此題爲「護城橋祠田石梁墳田記」^⑩。但此文篇題與內文均爲王氏同時手蹟，不知羅氏題此何據？

6· 光祿公手書勾股各條 手稿

此冊中依次有關於「文帝刑法」、「銘文題識」各一則、勾股各條。又有〈文選〉一文論識極精。

7· 古韻目

前後共三份。第一份只有「東第一」，前有「已錄，恩炳記」的夾籤。第二份寫至「公」字爲止。第三份則有「東一」、「蒸二」、「侵三」。三份的前段重複的部份，內容一樣，只是行款小異而已。

8· 論韻書 手稿

附清稿一份。

9· 雜說草稿 八頁

此冊內容甚雜，字跡亦極潦草，眞如王國維所說「塗乙草率，幾不可讀」^⑪的情況。

10· 書目 手稿

11· 王引之釋矜地二字 一冊

全文工楷贊過，當爲清稿本。《文稿》亦有此二篇。二清稿本行款同但字跡不同，應爲二人所贊。

12· 問詁堂文鈔 一冊 手稿

題名爲王引之自訂。內有：

(1) 〈遊柏氏園記〉

劉盼遂《補編》卷上14頁亦有此文，劉氏謂「據東莞倫氏藏墨本錄出」，似本所藏稿原藏東莞倫氏，而劉氏嘗見之。但劉氏所錄出本文，與本所藏稿有數字出入，或劉氏所見倫氏所藏爲清稿本亦未可知。

⑩ 10卷四，25頁。

⑪ 見《高郵王氏遺書》〈釋大〉第八卷末王國維識語。

(2)〈經籍纂詁序〉

本手稿與阮元琅嬛仙館刻本序，文字小有出入。《遺書·王文簡公文集》(卷三、八頁)，亦收此序，文字與阮刻本全同，蓋據刻本錄入。

(3)信函一通

13·古訓依聲 一冊 稿本

無題名，程目漏記。文末有「同按：此乃古訓依聲之說」夾籤，即王壽同所加按語。今姑用此語以名篇。

14·試帖詩

程目題「分韻詩」。羅振玉《王文簡公文集》附錄「試帖六首」，其中二首見於本稿；劉盼遂《王伯申文集補編》附錄二「試帖詩」，篇數次第與本稿有異。

15·王壽同〈觀其自養齋燼餘錄〉 卷三 手稿

本稿為卷三，羅常培先生言北京大學有七卷，曾有出版之計畫。^⑫

16·附錄一：王棻友說文句讀十籤

王筠《說文句讀》部份手稿。王筠字貫山，號棻友，山東安邱人。乾隆四十九年生，咸豐四年卒（1784-1854）。

此冊封面為范父所題。姚華字重光，號曰「范父」、「棻猗室」，貴筑人。光緒二年生，民國十九年卒（1876-1930）。

17·附錄二：嚴烺撰《竹簍源流考略》

黃彰健先生說：「竹簍源流考略，係道光十四年十月嚴烺所作。其時嚴氏與烏爾恭額奉詔修浙江海塘，嚴氏主張用竹簍護堤，與烏爾恭額意見不合，故嚴氏作此書，遞呈工部尙書王引之。王引之卒於這年十一月，嚴氏此稿遂夾於王引之遺稿內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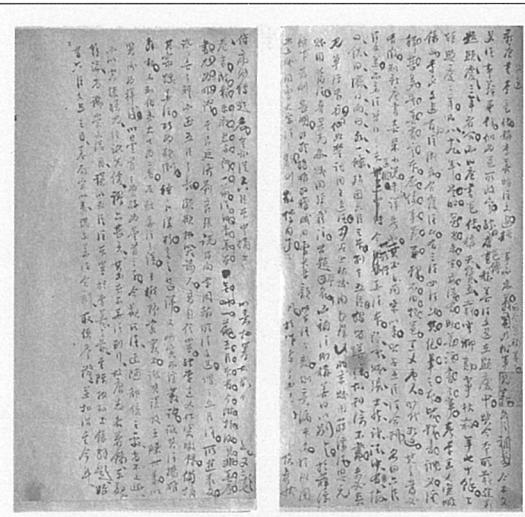
本所所藏《高郵王氏父子手稿》，有未經發表者，其重要性自不待言；有雖經發表但文字有異同者，以手稿為第一手材料亦足資考訂，其價值自亦無庸置疑。今先為紹介如此，他日梓行，「世之治高郵王氏學者，倘亦樂觀厥成乎」！

^⑫ 同註⑪。

文選

王念孫

新唐書李邕傳稱李善始注文選，釋事而忘義，因令邕補益之，邕乃附事見義，今本文選注事義兼釋，似爲邕所改定。然邕傳稱善注文選在顯慶中，與今本所載進表題顯慶三年者合。而舊唐書邕傳稱天寶五載，坐柳勣事杖殺，年七十餘，上距顯慶三年，凡八十九年，是時邕尚未生，安得有助善注書之事。考李匡乂資暇錄曰：「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，有覆注者，有三注、四注者，其絕筆之本，皆釋音訓義，注解甚多。」是善書定本，原係事義並釋，不同於邕。匡乂唐人，時代相近，其言當必有徵，知新唐書喜采小說，未能詳考也。其書自南宋以來，皆與五臣注合刊，名曰「六臣注文選」，而善注單行之本遂微。今世所傳善注本，陸雲贈張士然詩注中，有「翰曰」、「銑曰」、「濟曰」、「向曰」各一條，殆因六臣之本，削去五臣，獨留善注，故刊除不盡，未必真見單行本也。他如楚詞用王逸注，子虛、上林賦用郭璞注，兩京賦用薛綜注，思元賦用舊注，魯靈光殿賦用張載注，皆題本名，而補注則稱「善曰」以別之。於薛綜條下發例甚明。乃於揚雄羽獵賦用顏師古注之類，則竟漏本名。於班固幽通賦用曹大家注之類，則散標目下。□，於作者皆書其〔字，而杜？〕預春秋傳序則獨題名，豈非從六臣本中摘出〔乎〕。□以意排纂故體例□。又二十七卷末附載樂府君子行一篇，注曰「李善本無此一篇，五臣本有，今附於後」，其非善原書，尤爲明證。至呂延濟、劉良、張銑、呂向、李周翰所注文選，謂之五臣注，所進表文詆善之短而述五臣之長，頗欲排突前人，高自位置。李匡乂作資暇錄，備摘其竊據善注，巧爲顛倒，條分縷析，言之甚詳。又姚寬「西溪叢語」詆其注揚雄解嘲，不知伯夷、大公爲二老，反駁善注之誤。王楙「野客叢書」詆其誤敘王暕世系，以覽後爲祥後，以曇首之曾孫爲曇首之子。今觀所注，迂陋鄙倍之處，當不止此，而以空疏臆見，輕詆先儒，謬亦甚矣。其書本與善注別行，故唐志各著錄，東觀餘論尙譏崇文總目誤以五臣注本置於李善之前；至陳振孫書錄解題，始有六臣文選之目。蓋南宋以來，偶與善注合刻，取便參證，遂相沿至今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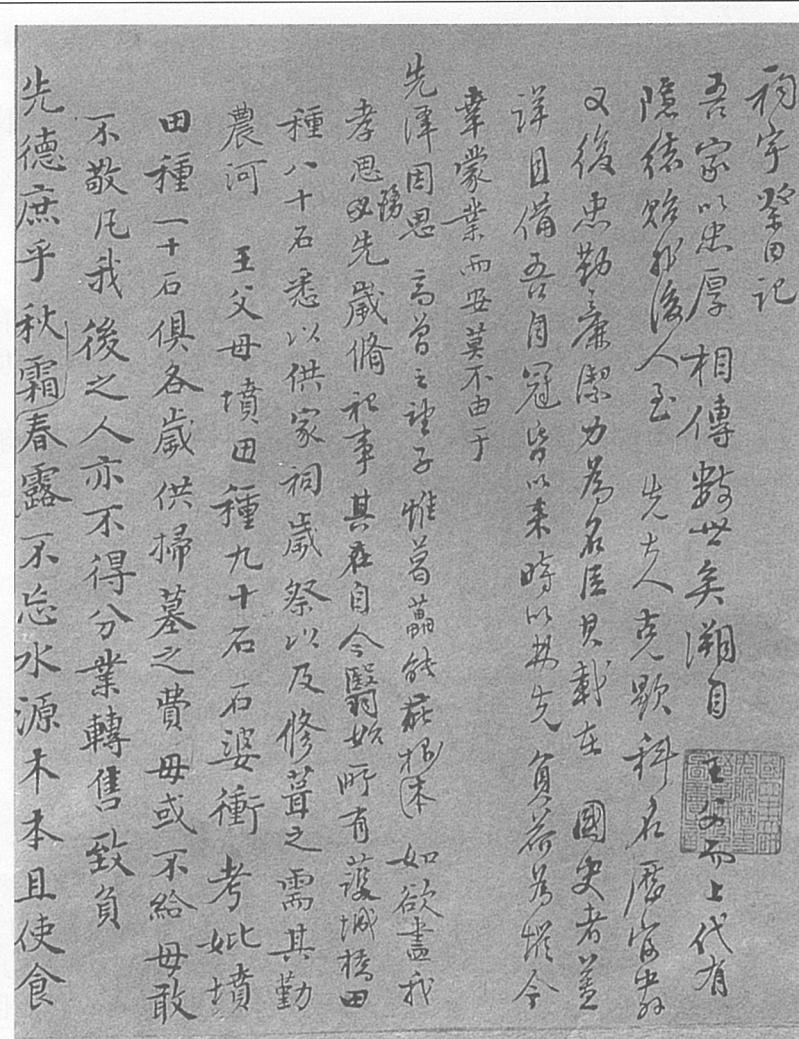


王念孫〈文選〉手稿

祠宇祭田記

王念孫

吾家以忠厚相傳數世矣，溯自王父而上，代有隱德，貽我後人。至先大人克顯科名，歷官中外，又復忠勤廉潔，力為名臣。其載在國史者，蓋詳且備。吾自冠昏以來，時以弗克負荷為懼。今幸蒙業而安，莫不由子先澤。因思高曾之望子，惟葛藟能庇本根，如欲盡我孝思，務先歲脩祀事。其自今始，所有護城橋田種八十石，悉以供家



《祠宇祭田記》手稿

祠歲祭，以及修葺之需。其勤農河王父母墳田種九十石，石婆衝考妣墳田種一十石。俱各歲供掃墓之費，毋或不給，毋敢不敬。凡我後之人，亦不得分業轉售，致負先德，庶乎春露秋霜，不忘水源木本，且使食舊德者，紹其忠厚之遺風，而得以免于隕越焉。

乾隆甲申年謹記

雜說之1

王念孫

以韻爲經，以音爲緯。

而增華嚴十四音爲十九經以配韻，減經之三十六字爲三十五緯以收音。

經體緯用，則以韻統之；緯體經用，則以音齊之。

有字之音凡二千四百九十，同音之字凡萬七千三百三十二。取音同者橫分三十五緯，韻同者縱分十九經。

或字母多而音恒重列，或字母少而音失母無歸。

是編本於等韻而得如心等音。

前經〔用〕緯體圖，縱分韻部，橫分字音。

後經體緯用圓，配縱圖中各音之同韻者縱橫分列。即上文所謂「韻同者縱分十九經」。後緯體經用圖，配縱圖中各韻之同音者縱橫分列。即上文所謂「取音同者橫分十九經（三十五緯）」。

於開口呼中分書齊齒，於合口呼中分書撮口。齊齒爲開口之輕音，合口爲撮口之重音。較之前人，更爲簡捷。粗音粗切，細音細切。

雜說之2

王念孫

保傅篇引孔子曰：「少成若天性，習貫如自然」，成與性韻，貫與然韻。今本作「習貫之爲常」，凡人改之也。考盧注云：「少教成之，若天性自然」是其證。盧注又引周書曰「習之爲常，自氣血始」二句，以證「少成」、「習貫」之義，而後人遂以注改經，誤矣。考漢書賈誼傳、新書保傅篇並作「習貫如自然」。「習貫」二字連讀，「如自然」三字連讀，若改作「習貫之爲常」，便不成語，且句法與「若（少）成若天性」不對，而韻亦不諧矣。

盧注又引周書「習之爲常，自氣血始」二句，以證「少成」、「習貫」之義。
與正、賢、天爲韻。

蓋剛健謂乾也，篤實謂艮也。凡物之弱且薄者必不能久。惟其剛健篤實，是以「輝光日新」，此釋大畜之義。「其德剛上而尚賢，能止健，大正也」，「大正」二字指其德言之，乃釋利貞之義，此釋利貞之義。

此言其德之大正，乃釋利貞之義。「輝光日新」與下正、賢、天三韻正協。
不曰「車教之道」，而曰「巾車教之道」，其理遂不可通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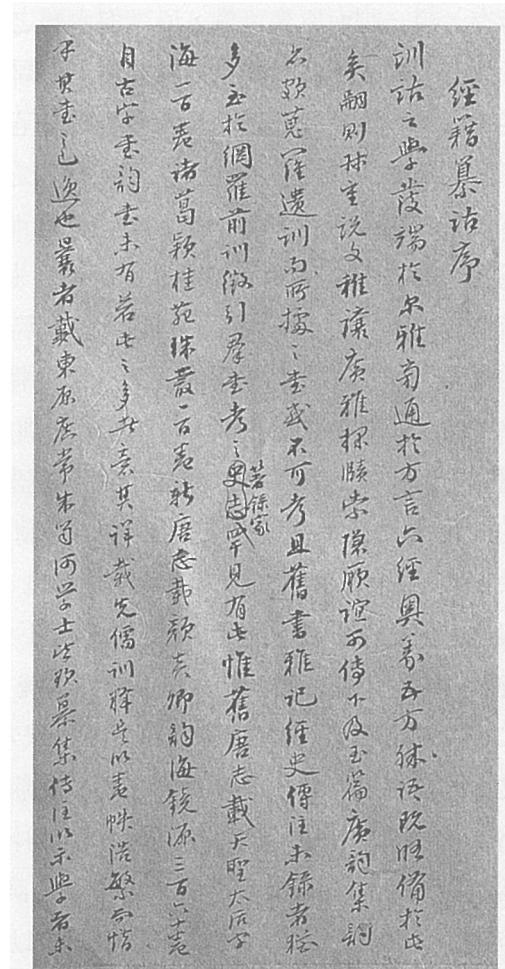
「此車教之道也」，乃總系上「古之爲路車也」云云。言古人作爲車使人處其中而仰觀天文，俯察地理，前睹鸞和之聲，側觀四時之運，是即古人車教之道。此言「車教之道」，上言「胎教之道」，其義一也。新書作「此輿教之道也」是其證。若云「巾車教之道」，車上誤衍巾字，而注遂以周禮巾車釋之，因文附會，何所不至，誠無施而不可矣。今訂正。

經籍纂詁序

王引之

訓詁之學發端於爾雅，旁通於方言，六經奧義、五方殊語，既略備於此矣。嗣則叔重說文、稚讓廣雅，探赜索隱，厥誼可傳。下及玉篇、廣韻、集韻，亦頗蒐羅遺訓，而所據之書，或不可考，且舊書雅記，經史傳注未錄者猶多，至於網羅前訓，徵引群書，考之著錄家，罕見有此，惟舊唐志載天聖太后字海一百卷、諸葛穎桂苑珠叢一百卷，新唐志載顏真卿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，自古字書韻書，未有若此之多者。意其詳載先儒訓釋，是以卷帙浩繁，而惜乎其書之已逸也。曩者戴東原庶常、朱笥河學士，皆欲纂集傳注，以示學者，未及成編。吾師阮芸臺先生官編修時，欲與孫淵如觀察、朱少河孝廉共成之，亦未果。及先生督學浙江，乃手定體例，逐韻廣收，總彙名流，分書類輯，凡歷二年之久，編成一百十六卷。展一韻而衆字畢備，檢一字而諸訓皆存，尋一訓而原書可識，所謂握六藝之鈴鍵，廓九流之潭奧者矣。夫訓詁之旨，本於聲音，揆厥所由，罔不同條共貫，如周南關雎「左右芼之」傳，訓芼爲擇，後人不從，而不知芼苗聲近義同，左右芼之之芼，傳以爲擇，猶田苗蒐狩之苗，白虎通以爲擇取。爾雅：「芼，搴也。」亦與擇取之義相近也。召南甘棠篇「勿翦勿拜」，鄭訓拜爲拔，後人不從，而不知拜與拔聲近而義同也。邶風柏舟篇「不可選也」，傳訓選爲數，後人不從，而不知選算古字通。朱穆絕交論作「不可算也」，鄭注論語「何足算也」以算爲數，正與此同義也。新臺篇「籩篠不鮮」箋訓鮮爲善，後人不從，而不知爾雅鮮省二字皆訓爲善，正是一聲之轉，且下云「籩篠不殄」，殄讀曰腆，其義亦爲善也。小雅采綠篇「六日不詹」，傳訓詹爲至，後人不從，而不知詹之爲至，載於爾雅，乃古之方言，是以方言亦云「楚語謂至爲詹也」。曲禮「急繕其怒」，鄭讀繕爲勁，後人不從，而不知繕之爲勁，乃耕斂二部之相轉，猶「辨秩東作」通作「平秩」，「平平左右」亦作「便蕃左右」也。學記「術有序」，鄭注云「術當爲遂，聲之誤也」，後人不從，而妄改爲州，而不知術遂古同聲。故月令「審端徑術」注云「術，周禮作遂」也。若乃先儒訓釋偶疏，而後人不知改正者，亦多有之。如易屯六二「女子貞不字」，陸續訓字爲愛，已覺未安；至宋耿南仲誤讀「女子許嫁笄而字之」文，遂以字爲許嫁，更不可通。不如虞翻訓爲妊娠之善也。堯典「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」，傳訓「烝烝乂」爲「進進以善自治」，頗不辭，不如蔡邕九疑山碑讀「以孝烝烝」爲句，且依廣雅「烝烝，孝也」之訓之善也。皋陶謨「萬邦作乂」、禹貢「萊夷作牧」、「雲夢土作乂」，史記夏本紀皆以「爲」字代「作」字，文義未安，不如用詩駒篇傳訓「作」爲「始」之善也。禹貢「嵎夷既略」，傳謂「用功少曰略」，乃望文生義，不如訓「略」爲「治」之善也。康誥「遠乃猷裕，乃以民寧」，傳讀猷字爲句，

而訓獸爲謀，不如斷「裕獸」（獸裕）爲句，而用方言「獸裕，道也」之訓之善也。詩鄘風定之方中篇「匪直也人」、檜風匪風篇「匪風發兮，匪車偈兮」、小雅小旻篇「如匪行邁謀」，箋並訓匪爲非，不如用左傳杜注訓「匪」爲「彼」之善也。王風中谷有蓷篇「嘆其濕矣」，傳箋並解爲水濕，與嘆字之義相反，不如讀濕爲「沫」，用通俗文「欲燥曰沫」之善也。魏風陟岵篇「行役夙夜無寐」，傳以爲寤寐之寐，不如讀寐爲沫，而用楚辭注「沫，已也」之訓之善也。小雅南有嘉魚篇「烝然罩罩，烝然汕汕」，傳依爾雅云「罩罩，沫也；汕汕，樸也」，不如說文訓爲「魚游水貌」之善也。菁菁者莪篇「我心則休」，釋文、正義並以休爲美。不如國語韋注「休，喜也」之訓之善也。北山篇「我從事獨賢」，箋以爲賢才之賢，不如毛傳訓賢爲勞之善也。蕩柳篇「無自曠焉」，傳訓曠爲近，則與「無自療焉」之文不類，不如用廣雅「曠，病也」之訓之善也。都人士篇序「衣服不貳，從容有常」，鄭訓從容爲休燕，不如緇衣正義訓爲「舉動」之善也。大雅綿篇「曰止曰時」，箋訓時爲是，與曰止異義，不如訓時爲止之善也。卷阿篇「有馮有翼」，傳云「道可馮依，以爲輔翼」，不如訓爲「馮馮翼翼，滿盛貌」之善也。民勞篇「無縱詭隨」，傳云「詭人之善，隨人之惡」，以疊韻之字而上下異訓，不如讀爲「詭」，而訓詭譎之善也。雲漢篇「昊天上帝，則不我虞」，箋訓虞爲度，文義未允，不如訓有訓助之善也。月令「養壯佼」，正義以佼爲形容佼好，與壯異義，不如訓佼爲健之善也。桓十一年左傳「且日虞四邑之至也」、昭六年傳「始吾有虞於子」，杜注並訓爲度，不如訓爲望之善也。宣十二年傳「董澤之蒲，可勝既乎」，杜訓既爲盡，不如讀既爲塈，用揅有梅詩傳「塈，取也」之訓之善也。襄二十五年傳「馮陵我敝邑，不可億逞」，杜訓億爲度，逞爲盡，不如訓爲盈滿之善也。後之覽是書者，去鑿空妄談之病而稽於古，取古人之傳注，而得其聲音之理，以知其所以然。而傳注之未安者，又能博考前訓以正之，庶可傳古聖賢著書本旨，且不失吾師纂是書之意與。



<經籍纂詁序>手稿